

集部

欒城後集卷十二

宋　蘇轍　撰

潁濵遺老傳上

潁濵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隱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嘆曰予閲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

矣先生旣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毋成國太夫人程氏亦好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旣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歷之間西羌作難陛

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十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

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為限制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文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

惟胡武平以為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是時

先君被命修禮書而兄子瞻出簽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奏乞養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為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及除喪神宗嗣位旣三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為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為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

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錢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

晏之功可立竢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行陜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陳陽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也既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

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轍求見陽叔陽叔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卹諸路事無所指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為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敕看詳寬卹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陽叔曰所遣

果賢將不肯行君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漫具草無益也輙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

掌書記復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為之傳老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為之注司馬遷作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說亂之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為古史功未及究移知歙績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秘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君實

呂晦叔等欲草奬事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轍言曰先帝臨御僅二十年厲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為社稷長久之計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弊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

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祚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寛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為凡此誰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

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貎大臣待其愧恥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案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為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為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

所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為是皆先帝所為而非吾過也夫為大臣忘君徇已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為先帝分謗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等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

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後反覆歸咎先帝罪之世以為恨呂惠卿始謟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讐世尤惡之時惠卿自知罪大乞宮觀自便不預貶竄轍具疏其姦請加深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韙之司馬君實既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然其為人不達吏事知雇役之害欲

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說為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之君實改為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輙言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況役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寛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趂

今冬成法來年役事鄉戶但使旣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又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不免惶惑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衆皆以為便而

君實始不悅矣是歲上將親饗明堂轍言曰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家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別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

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為得禮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遍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

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祀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奏入不報然輒以為周禮一歲遍祭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丘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

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安至於遍祭之禮已自差官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參亂其間失之遠矣至七年上將親郊輟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伸前議合祭天地識者以為當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國雖屢

遣使而未修職貢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棄守未決輙言曰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使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為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

也今議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為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計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内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兵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

不能發及景帝用鼂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計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决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為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巳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

之命決於一日雖食鼂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計與景帝類臣乞宣喻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為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别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於是朝廷許還五寨夏人遂服轍尋遷起居郎為中書舍人時朝

廷起文潞公於既老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初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為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淺異日或從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莫能奪呂晦叔時為中書相轍間見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先帝勢力隆重

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晦叔驚曰君何言歟對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而其為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晦叔亦以病没轍遷戶部侍郎嘗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

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旣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
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
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
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
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己利柄所在所為必成自熙寧以
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
轉運司旣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
司旣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

筭故臣願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粮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擘畫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衣粮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減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粮其費特甚重復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況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

戶部亦有賴矣朝廷重違近制卒不能改尋又言臣謹
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恐
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
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以為軍器監其三
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三監皆隷工部則本部所專
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
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
今三案猶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

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為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

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為效則不卹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

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為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為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隷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內為軍器監而止隷工部外為都作院而止隷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為羊渾脫動以千計渾

脫之用必軍行之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至蠧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料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

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監皆兼隷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

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於一而後天下
貧富可責之戶部矣朝廷以爲然從之惟都水監仍舊
轍自爲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
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吏比舊額幾
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
轍兼領其事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
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
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

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輙以其言遍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為也即與之儀議之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將不能守

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族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諸公以為然遂申尚書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莫肯供再申乞榜諸司使知所立額族他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即有減損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微仲大喜欲攘以為已功以問三省吏皆莫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尚書省創吏額房使

永壽與三省吏數人典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即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

凡近下吏人惡為上名所壓者即為撥出上名於他司閑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監撥入省曹之類是也

凡奏上行下皆徽仲專之不復經三省法出中外洶洶徽仲既為御史所攻永壽亦以恣橫贓汙以徒罪刺配久之徽仲知衆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詳定略依本議行下時子瞻自翰林學士出知餘杭朝廷即命轍代為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未幾奉使契丹彼以其侍讀

學士王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道先君及子瞻所為
文曰恨未見公全集然亦旣誦服伏苓賦等部中類相
愛敬者

乾隆御覽之寶

欒城後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欒城後集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劉醴潤

欒城後集卷十三

宋　蘇轍　撰

潁濱遺老傳下

還朝為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薦御史卒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

端為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輙於延和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其一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竊覸聖意似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預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

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於周易所論尤詳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

有為小人奠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凌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於反覆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内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

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彼此如一無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内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圳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跡三代今觀其設

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
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恱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
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
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
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頼二聖慈仁
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葢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
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
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

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睎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

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悦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

遠矣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為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耶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曰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之

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不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

覬望自消昔田蚡為相所為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遠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觀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

使東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歳回河雖罷减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争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陜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

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産之患熙寧以後

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雇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户以差為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為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别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為損

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為害臣請且借畿內為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既行諸縣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中已為三十六貫二

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寛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為害而熙寧為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寛剩役錢只得通融鄰路鄰州而不及鄰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為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

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自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黙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揺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茍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内蒙福上下所同豈不休哉然大臣怙權恥過終莫肯改比轍為執政三省又奏

除李清臣為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左正言姚勔亦言不當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謂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簾前微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上有黽俛從之之意轍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温伯無

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勢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難耐何矣且朝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鬧矣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下轍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聖意似以臣言為然今未及一年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陛下怪臣前後異同上曰然乃退六年春詔除尚書右丞

轍上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學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兄適亦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況兄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兄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時吕微仲與劉莘老為左右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大事皆決於微仲惟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迹危甚莘老昔為

中司臺中舊僚多為之用前後非意見攻宣仁后覺之莘老既以罪去微仲知轍無他有相安之意然其為人則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爭議大者有二其一西邊事其二黄河事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之本約地界已定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人多保忠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而去朝廷隱忍不問即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

源四年乃復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定先以歲賜予之尋覺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約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又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隨即平盪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又擅招蕃部十餘人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力言其非乞罷育誼更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為是而大臣主之轍面奏此輩皆大臣親舊不忍壞其資任雖其同列亦不敢異議陛下獨不見黄河事乎當時德音宣

諭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主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臣今此言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其所為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只如韓維專恣太甚范純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之意蓋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宣仁后極以為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

上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急移近裏堡寨於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都堂轍謂微仲今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朝廷頃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歷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為界此理最為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

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舖十里為草地非所賜城寨指謂延州塞門義合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纔定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舊地一抹取直夏人黽俛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舊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諸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舊地凡百數十里隴諸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雖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

不知二聖謂何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説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横來相加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不得休將奈何諸公乃許不從熙河之計明日面奏之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非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揮亦不至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

守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為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諸人皆言今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耳若不加詰責或再有陳乞諸人皆曰竢其再乞詰責未晚宣仁后曰邊防忌生事早與約束諸人乃聽已而蘭州又以遠探為名深入西界殺十餘人轍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敗壞疆議理須戒敕不聽旣又以防護打草為名殺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還

生口因奏其事轍曰邊臣貪冒小勝不顧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善可遂戒敕邊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將副李儀等深入陷没已責降一行人足以為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加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朝廷乃議絶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為淺攻計命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

范子功獨不可轍度其意昔延安帥臣趙卨范氏姻家也方議地界以綏州二十里為例議出於卨熙河斥其不可議乆不決而卨死故子功持之轍謂之曰綏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熙河遠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從宜矣方論國事親舊得失不宜置胷中也衆皆稱善而子功悻然不服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右相蘇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得罪因遂其請實以汝遮故也轍自為諫官論黄河東流之害及為執法最後論三事

其一存東岸清豐口其二存西岸披灘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鋸牙朝廷以付河北監司惟以鋸牙為不可去轍於殿廬中與微仲論之微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不東則北流必有患轍曰然北京百萬生靈歲有決溺之憂何以救之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若俟漲水已過盡力修完北流隄防使足勝漲水之暴然後徹去鋸牙免北京危急此實利也莘老曰河北監司不如此言奈何轍曰公豈

不知外官多所觀望耶微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非目見當以公議參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為便轍具奏前語且曰必欲重慎候漲水過故道增淤即併力修完北隄然後徹去鋸牙庶幾可也退至都堂二相遽批聖語曰依都水監所定轍語堂吏適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別議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八年正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免淤填時微仲在告轍奏曰先帝因河

決大吳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完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常事耳是時北京之南黃河西岸有闞村樊村等三斗門遇河水泛溢即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自數年來大臣創議回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即塞此三門貼築西隄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然約水既久東流遂多於往歲蓋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漲分入兩流蹔時且免決溢

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為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況他人乎轍又奏曰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處置安多危少行之無疑若行僥儌倖萬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乞

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軟堰既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后復笑曰若令結罪必謂執政脅持之且水官猶不保河之東北況使者蹔往乎姑别議之可也二月微仲乃朝轍具以前語諭之微仲口雖不伏而意甚屈曰軟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更行相度轍曰如此終非究竟必欲且爾亦可八日轍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監所奏下手日具功料取旨轍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論之

微仲即日在告十二日轍入對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摇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期一面措置河事舊法馬頭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即指揮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既露第二次乞於東流外添進五七埽緶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進埽緶約令北流入東即令轉運司同監視不得過所乞緶數安持姦意復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門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

回河改進馬頭之名為留河門即不許安持計窮第四次即乞作軟堰凡安持四次擘畫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書工房問水監兩事其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見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隄岸北京順水隄不設者幾尺將來北流若果於斷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定今兩問猶未答便即施行實太草

草后嗟歎久之深以所言為然二十四日與微仲同進呈微仲曰蘇轍所議河事今軟堰已不可作無可施行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然轍本論吳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安造事端動搖朝聽若令依舊供職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後是非終不能決會宣仁晏駕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

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雞爪河八日轍以祈穀宿齋三省即令安持與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時微仲為山陵使行有日矣轍見之待漏語及河事微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時范堯夫為右相舊不直東流轍告之曰當與微仲議定乃令西去堯夫曰命已下奈何轍曰事有理誰敢不從議於皇儀門外再降指揮使都水與本路安撫提轉同議可即施行有異議亟以聞堯夫自外來始意轍與微仲比至此

大相信服旣而安撫許沖元乞候過漲水因河所向閉
所不行口堯夫奏乞令許將與吳安持同議一面施行
轍曰河勢難定恐須令諸司共議乃得其實上以為然
旣行上特宣諭曰河事不小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
度堯夫曰河役已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上曰但使
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何損乃遣中書舍人吕希純殿中侍
御史井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海為便方施行樞
密簽書劉仲馮援舊例乞與河議仲馮本文潞公吳沖

卿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罪見
逐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微仲之在陵
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上即用李邦直為中書侍郎鄧
聖求為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
怒上意邦直尤力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
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堯夫無以
裁之一日日中請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轍曰上始親
政皇太妃閤中事當遍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

太后月費尚書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
户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議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
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為
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䇿内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减
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曰此可為後法今姑
予之可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
直撰策題即為邪說以扇惑羣聽轍論之曰伏見御試
策題歴詆近歳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

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葢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畧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

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墮之兵置寄禄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禄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寛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内興宫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

為明以讖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愷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草號稱太平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韙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為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荅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

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懐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悦李鄧從而媒蘖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再謫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責授化州別

駕雷州安置未朞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途至雷僦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猶不悅徙居永州皇子生復徙岳州已乃復舊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宫有田在潁川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復降授朝請大夫罷祠宫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許六年杜門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甞撫卷而歎自謂得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顧謂諸子今世已矣後有達者必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貧不能歸遂築

室於許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祔於其庚雖遠不忍負也以是累諸子矣子居潁川六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閲篋中舊書得平生所為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潁濱遺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間得失耳何足以語達人哉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與一二衲僧游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富貴處貧賤二十餘年而心未嘗動然猶未覩夫實相也及讀楞嚴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於一六兼忘雖踐

諸相皆無所礙乃油然而笑曰此豈實相也哉夫一猶可忘而況遺老傳乎雖取而焚之可也

欒城後集卷十三

欒城後集卷十四

宋　蘇轍　撰

冊文一首

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 進冊文劄子附

維元祐某年歲次甲子某月甲子朔某日甲子孝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聖人之興默契天運昔真宗仁宗之際章獻臨御歲周一紀實能協和神人

以綏靖國家逮我聖考蚤厭萬國惟末小子未堪多難則亦聖祖母躬受其艱始終九年臣民以寧社稷以固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惟周人以諱事神以謚易名明詔聖德以示後嗣庶幾不忘世以為憲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實天生德作合皇祖無私如天溥愛如地内自宫省之秘外薄華戎之廣丕冒德澤以生以成昔在景德北戎弗若時則烈武參定大計師於澶淵克遂有功南北底定垂九十年民獲養生送死功書鼎彝澤加於後及

我仁祖將援宣孝以奠天位亦惟慈聖實以從母先識潛德宜於室家施及朝廷元豐之末天地震裂疾方彌留羣公卿士拱手相視罔知所措而大策中定與天為謀肆時沖人實主神器帷幄旣施號令時敘稽於衆庶庸一二老政無舊新以便民為先人無戚疏以守正為用故士恥奇衺民知嚮方耕田而食遂底於今雨暘小愆責躬菲食饑饉時告振廩輟漕憂世之心常若不及人賴其賜神享其誠熏然和平無大烖害間修咸平之

政大弛逋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飢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於四方遠人恃和時肆猾姦一聞信義歛然知畏迄無一言之爭夏人恃遠更出侵擾一被恩德屢畔仍屈卒為乞盟之計雖燕處於中實大乂於萬邦究觀設施莫見其朕惟約心以公自二王一主洎乎外家均遇以法無僥倖之求處躬以儉自飲食服器至於宮室取足於用無華靡之飾雖履大位以天下養而歲月之奉子弟之薦猶視長樂之故是以

貴戚近習相視而愧元臣耋老聞風而歎不言而化成
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而已若夫先后舊儀具
在有司每自抑畏置而弗舉受冊之禮當在文德也而
退即於崇政明堂之賀當在集英也而儀止於東闈將
成宣光則原廟之設自處於治隆將損任子則族人之
恩下比於列辟凡輕於約身而重於違禮推之庶政蓋
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夙遭閔凶未習師保之訓提攜閔
閔若農之望歲誘之以詩書之樂滋之以勸講之良示

之以聽納之寬導之以決斷之明久而弗忘遂以成性
方將率德以自廣致養以盡誠而命之弗知哀恫邦國
臨朝惘然未知攸濟易月之制既弗敢違因山之期兹
復以告是用博訪於卿士受命於祖宗惟德之至不可
以名言而功之隆不可以數舉敢因古人一惠之義益
以累朝四謚之法庶以盡子孫之誠而慰海内之望謹
遣攝太尉右光禄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
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

呂大防奉冊寶上尊謚曰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伏惟靈德在天令名垂世光配廟祏貴于太史没而不亡永永無極於乎哀哉謹言

附進謚冊文劄子

臣奉敕差撰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並書謚冊謚寶者臣學以病衰書無師法受命震恐久不成章然念頃自元祐之初召還諫省漸更侍從復預丞弼前後八載未嘗一日不在朝廷耳聞號令目覩風化躬侍

帷幄親承德音其於大行太皇太后聖德休功實稍究萬一況近者因稟呈謚法復面承聖訓稱道盛美多昔所未聞雖文詞鄙拙不足以稱陛下追崇聖母孝思罔極之懐而直紀事實畧無一詞稍涉虛美施之四方可以無愧其冊文謹先繕寫進呈謹進

詔二首

改園陵為山陵手詔

大行太皇太后受遺稱制保佑眇躬勤勞九年阜安四

海大德未報奄棄東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永惟平日謙恭之至意每避先后臨御之常儀逮茲遺言止以園陵為號旣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愛戴之誠心宜詔有司易園陵為山陵餘恭依遺誥

擬答西夏詔書

鴻惟祖宗兼覆中外眷爾西夏號為父子之邦依我至仁世享爵秩之賜雖叛服非一而懷柔有常頃朕纘服之初深示含容之意釋其往事加以新恩而冊命之使

方還寇攘之兵已發將吏憤怒卿士獻言請興問罪之師以詰稱亂之故朕念爾在位未久勢不自由有臣弗率衆則何咎遂命戢兵以竢尋亦款塞自歸仍念兵禍以來諸族咸弊是用棄四寨山川之廣畀每歲賚予之豐開懷不疑施德過厚方畫疆而會議忽掃境以乘虛再犯誓言專求小利罔念自焚之禍屢出無名之師眷彼遺民皆吾赤子姑敕邊吏止為保境之謀亦許兵間勿拒悔禍之請今覩所奏良副本心接刃之殃非從我

始來庭之順豈不爾容然尚託詞鄰邦失誠請之意多求邊壤非款伏之宜蓋中國舊疆西蕃故地已有前詔不係可還況復本國前後背誕之餘難執向來委曲聽從之命應今來所奏乞除延州塞門寨本非所賜已指揮鄜延經畧司依前後朝旨分畫及通遠軍定西城東北界見有漢蕃兵民住坐去處已指揮熙河經畧司依前後朝旨與夏國商量分畫可差官前去熙州議定其餘並依所乞仍候畫界了日依舊別進誓表然後常貢

歲賜一切復初朕本推誠心坦無疑間雖經反覆猶示寛恩尚恪守於信言庶永綏於蕃服

策題二首

擬殿試策題元祐中准備

皇帝若曰朕奉承祖宗丕緒上觀三王下覽漢唐考其為治之實商周之際其政成於禮樂而以法令輔之至於漢唐其法一出於政刑禮樂雖設而非其所以為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化明於上習俗成於下後世有不

能繼者然其治亂盛衰朕蓋有疑焉自三代聖賢之君沒而子孫陵替亦與漢唐無異豈禮樂刑政之効遂無以大相過耶今自祖宗創業積之百餘年間律令明具公卿奉法郡縣循理兵民安業大盜不作四夷馴服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此其久也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絶漢唐者祖宗何術而臻此哉雖然朕夙夜東朝祇服明訓居安慮危若蹈泉谷永惟近歲之治雖散利施惠以賙窮困而民日益貧雖勤身節用以阜財賦而官日

益匱役民之力將以厚其財也而民或告病馭吏以寬將以責其恥也而吏滋不肅河決而西導之使東費不貲矣而功不就羌弱不振招之使來謀既久矣而約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當慮也子大夫明於古今其講之詳矣恃祖宗磐石之固而忽今日之患則朕所不敢因今日之安而推求祖宗致治之術則士之所當知也其悉心以陳勿畏勿疑朕將親覽庶幾有補焉

朕惟天下之治須才以濟凡吾左右前後之臣皆儒者

矣每三歲一舉所取必累數百猶懼草野之中耆舊好學之士有或遺焉而不用者是以親策於廷子大夫幼而習之長而欲行之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凡平昔之所懷而欲效之於上者皆何事乎朕既不敏不明惟取士之道未得其要今太學之士動以千計四選之士員累數萬而臨事須才或患不足引而進之則官冗於上抑而排之則士壅於下將制厥中其道何由子大夫身處其間而有不知其說者乎蓋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

官倍亦克用乂今設官之衆數倍於古蓋尚有可幷省者矣古語有之省事不如省官信如斯言則士又何以處之子大夫其推言本統以開釋朕意

欒城後集卷十四

樂城後集卷十五

宋　蘇轍　撰

詔一首

擬合祭天地手詔元祐中撰

朕惟周禮王者親祀天地歲無不徧故郊丘有南北之辨禮樂有同異之别降及漢唐事與古異禮文寖盛費用增廣旣難躬行以徧饗遂於三歲而親祀事非周舊

禮適時變故致齋之日躬見祖考圜丘之饗兼禮天地蓋將因此盛典咸秩百神變禮之得實始於此故祖宗以來常祀從周而親祀用唐神祇顧饗中外蒙福百有餘年矣乃者元豐之中禮官建議將舉三代之故而草近世之宜見上帝於南郊禮皇地於北壇二祀特舉議與周合然而饗廟之制尚從變禮先帝法古從衆始命親祠北郊如南郊儀仍具上公攝事之禮朕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見昊天未嘗親奉神媼惟父天母地

不可以獨疏故以人揆神凜焉而夕惕博謀多士參訂
輔臣或欲郊祀之歲先行方澤而大禮之舉併在朞年
仲夏之時憂於暑雨或欲以夏至之祀施於孟冬而考
之前王初無此制併舉大事勢終難行或欲天地二祀
互用三歲而祀天廢地情旣未允以畀畧尊禮尤非順
國之大事朕何敢專是用存先帝之新儀昭示稽古之
訓循祖宗之故事一本沿情之實將來南郊合祭天地
並以百神從祀皆如熙寧十年以前舊制其元豐六年

親祠北郊及上公攝事儀注並令太常寺檢尋元勅如法收藏仍備錄前後文案送國史院及令三省條件合用舊典令禮官詳定儀注聞奏

劄子一首

論合祭天地劄子 時已有旨施行不復上

臣伏見禮官等同議合祭天地之禮其間有以合祭為非者輒考之禮義參之古今竊謂以合祭為非者皆按禮而未窮義據古而未達今者也何以言之天子父事

天母事地自生民以來未有事父而遺母事天而遺地者也周人之法王者一歲親祀天者四親祀地者二當其時禮文簡而儀衛少又未有肆赦推賞之煩蓋一歲六祭而不為勞故雖天地别祭而不為闕也自漢以來事與周異故武宣之間已三歲然後一郊間歲然後一祠后土矣雖禮文殘缺不可復詳然三輔故事有合祭天地之語至平帝元始之初合祭之議始見光武因而行之其後或疏或數或合或别皆無常制不足取法惟

唐天寶初始定以三年冬至皇帝合祭天地於圜丘祀前親饗太清宮及太廟於是三年一郊而始祖祖廟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變禮之得實始於此本朝一祖五宗監觀前世議定郊祀而以唐制為是因而行之逮今百有餘年鬼神饗德四海蒙福則其効槩可見矣嘗竊原祖宗之意蓋以謂三代舊典時異事異不可復行然而先王遺法則不可廢是以著之通禮每歲使有司攝事以示無忘古初而天子親祀則定從三年凡今三年一

郊蓋已非三代之舊則其合祭天地不用三代之故蓋不當復議矣元豐三年議禮之臣不達此意枉以三代每歲別祭之儀而非本朝三年合祭之禮其說初無他義惟有殆非求神以類之意一句遂於四年有旨北郊親祠並依南郊仍修上公攝事之儀六年南郊遂罷合祭而北郊之祀迄今不舉其議始於黃履而成於張璪先帝重違羣臣俛而從之耳伏惟皇帝陛下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見昊天而未始一見皇地事天而遺

地有事文而遺毋之嫌推之人情神意不遠故中外有識之士咸願復舉祖宗故事合祭天地從以百神以逆無疆之休以解天下之惑願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深惟祖宗因時施宜之意毋徇諸儒執禮拘文之說斷自聖意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敘三首

元祐會計録敘

此本有六篇時與人分撰後又不果用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

賓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廵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葢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内之計首

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故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

內庫以畜金幣為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旣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集禧景靈之功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分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

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内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為强兵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

竭於上民力絀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内帑别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内建

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為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没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内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為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静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强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

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計會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為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内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覽觀焉臣謹敘

收支敘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

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末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𫟊言未破應在及汎支給賜得此數紬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

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待內藏未盥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為是媮歲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踰其舊宮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幣安在天下久安物盛而用廣亦理之常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為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

為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為諸曹郎中）今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為員外郎）今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為博士）今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為三丞）今為四百三十一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為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

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類推臣不能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皆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為一官秩併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竢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

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内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

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茍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民賦敘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為言而為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為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為保甲之

令民始嫁毋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旣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劒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為保馬之法使民計産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閲視可否權在醫駔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

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為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

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

售田則田多而税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税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税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况之記皇祐皆以均税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畮審肥瘠以定賦税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絶均虚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税此三者皆為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為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臣盡力耕田

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為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

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為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塲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

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寛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鑒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税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欒城後集卷十五